

□小小说

茉莉花香

钱小米

铁路医院共有三台锅炉，三个烟囱，像三炷香点在那里，烟气大时，就像乌龙在天上扭来扭去。

一到傍晚，铁路医院退休的锅炉工张万福就来打开水，挑回去洗澡用。他这个做法，让新来的女锅炉工余子燕看不起，觉得他太抠门了，家里的煤球都不舍得用。

一日，张万福又来打水，余子燕忍不住了，说：“水没有开。”张万福笑道：“我能等。”余子燕哼一声说：“打从你老婆去世，你看到女人就话多，一个没本事的人，谁稀罕跟你聊天？”

张万福说：“我的本事又不是只会烧锅炉，不定哪一天，你有事求到我门上呢？”

余子燕说：“我会求你？”

张万福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之前的工作是守总机，轻松，现在你年纪大了，让你烧锅炉，心情不好，就冲我发火。”

余子燕找了一根长棍子，把张万福赶跑了，还说，你再来打水，我就喊人，说你非礼我！

从那以后，张万福不再去锅炉房打水，甚至无意中遇到余子燕，还绕道走。

一日没事，张万福领着三岁的孙女外出游玩。铁路医院靠近一个村庄的农田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田里长出了一大片茉莉花，花朵如雪，很是喜人。

张万福带着孙女在花田边拍照，过了一会，花田的主人田秀英来了，她说：“张大哥，你们不要把我的花儿弄脏了，到时泡的花茶，会有怪味的。”

张万福答应，说我知道。正说着，医院锅炉房的黑烟就顺风吹了过来。张万福担心地说：“秀英，茉莉花看着是白色的，其实上面有黑沫子了，怎么弄，也弄不干净了。”

田秀英沉下脸说：“难怪我表姐烦你，你真是没话找话，茉莉花上有黑沫子，我擦掉就是了。”

张万福忽然想起，田秀英是余子燕的表妹，便讪讪走开了。

过了半个月，张万福心情低落，下意识走到了茉莉花田边上，却看到田秀英一脸愁容，身边堆着几个麻袋，里面都是加工好的茉莉花茶。

张万福就问她怎么回事？田秀英说：“被退货了！说喝到嘴里，花香不纯，带着黑煤灰的气味。哎，跟你说了有什

么用呀？”

说着，她把麻袋装上板车，离去。张万福追上去说：“秀英，我有办法帮你，听我说啊。”

田秀英说：“你懂个啥？不说了，我要回家了。”

第三天晚上，余子燕来到张万福家，一手拎着二三斤五花肉，一手拎着两瓶好酒，恭敬地放在饭桌上，冲着张万福笑道：“万福哥，原来是我不对，都是公家的开水，你以后，想什么时候去打都可以！”

这个女人变脸为哪般？张万福把大门一指，说：“我是没本事的人，你快点出去，免得污了你的清名！”

这时，田秀英也走了进来，讪讪地说：“唉，是我错了，不该把您的好心当作驴肝肺。”

余子燕连忙接口：“万福哥，我们错了。对不起！秀英那些茉莉花还请你给支个高招，不然今年的花就要赔本了，二十亩茉莉花呀。”

张万福叹了口气说：“其实，茉莉花的事很简单，你们去找医院的院长赔钱。茉莉花是被医院锅炉飘出来的烟灰

污染的。”

余子燕说：“万福哥，我表妹找院长索赔，他若给我小鞋穿那怎么办？再说，我女儿卫校毕业了，也得求院长安排实习的事，我哪有那个胆找他赔钱？”

“咳，找院长赔钱不是目的，是找缘由让他整改锅炉。这事我来办吧。”表姐妹一唱一和，把张万福的心说软了，说舒坦了，他一口应允下来。

铁路医院有一个大橱窗，平时用来贴报纸、贴通知，也有职工意见栏。第二天上午，意见栏有一行字特别醒目：目前我市正在创建卫生城市，现烧煤的锅炉污染严重，还请医院领导给锅炉换无黑烟污染的新设备，确保市区上空和周边农田或花田不被污染。

医院领导看到，非常重视这条退休职工的意见，很快给医院换了燃气锅炉，杜绝了污染源。

张万福又把土质取样，送到一个农科所检验，得知这里的土质很适合种植茉莉花，于是，全村都飘起了茉莉花香，农民走上了致富路。

□诗 歌

夏天的雷电织密一窗风雨（外一首）

杨立春

突如其来的爱，又忽如其去的恨
倾盆，洗涤大地堆积的厚土
炽热奔涌，唤醒午后浅梦
夏天的雷电织密一窗风雨

雨滴如七月的爱情敲击着心窗
而丝和弦，有大风在拨弄命运交响曲
烟雨弥漫的乡村，莲花轻舞
滴答声催生田野新绿
水雾朦胧的街巷里，雨滴
打乱了一部分生活节奏
快递小哥续写着骑行的进行曲

一排老樟树在雷电的交响中
倔强地演绎生命的赞歌
雷电的画笔，在窗前勾勒力与美的图腾

夏天的雨，带着豪迈与热情
带着婉约的美、坚韧的力、假期的惬意
带着磅礴的视觉冲击，冲刷暑气
草叶上滑落的晶莹，颤动平安的和弦

彩虹弯出雨后清新
天空明亮、天气清凉、岁月清明
夏天的雨是一首直抒胸臆的自然
之诗
吟诵着生活的和谐之美

□诗 歌

无 题 ——写在“六一”儿童节前夕

胡占昆

今事远比神话奇，足不出户天下知。
隔空万里相见欢，谈笑风生近咫尺。

难疑。
握手吴刚访仙子，揭开寒宫千古谜。
憧憬未来更美妙，泛舟银河漫游戏。

□散文诗

稻 麦 丰 盈

王吴军

稻麦是稻子和小麦的合称。
稻子总是和水密不可分，因此，稻子常常被称为水稻。
是的，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，稻子始终与水朝夕相伴。
稻子在水中生长，在水中成熟，水是稻子的家园。

稻子长出稻穗之后，越来越饱满，越来越丰盈，头也低得越来越低，阳光下，一阵阵的微风吹过，稻田里的水轻轻荡漾，稻子的周围，光芒闪烁。
稻子在努力饱满着自己的籽粒，丰富着自己的内心，坚硬的外壳里，是无比甘美的质地。吹拂的风亲吻着稻子，像是一声声的问候，稻子轻轻摇曳，致意风的问候。

稻子的美好让水无比轻柔地流淌、舒展。水遇见了稻子，就像草木遇到了春天，也像红叶遇见了秋天，让充满向往的生命有了可以相映生辉的寄托。
时光悄然流逝，暮春渐渐到来，稻子已经慢慢走向成熟。低着头的稻穗仿佛在向大地致谢，灵魂迈向了一个更为美好的高度。

稻子离不开水，所有的人类生命都离不开水，这是难以割舍的需求。

稻子是画里的事物，是被丹青妙手描绘出来的。稻子是动人的风景，是被兰心蕙质的人刻画出来的。

秋天，收获的时刻来了，稻子被收回家里，用沉甸甸的籽粒丰盈着人们一日三餐的光阴，没有一句怨言。
小麦是一种朴素而厚重的植物。

麦穗上的针芒在天地间倔强地存在着。随着渐渐走向成熟，小麦静静地丰满着自己，不求华丽富贵和缤纷多彩，只是在大地上坚实地挺立着腰身，在岁月里补充着养分，在补充养分中，小麦终于成熟了。

天气炎热，汗流浹背，这是属于小麦的时光。此刻，小麦在风里轻轻摇曳着籽粒饱满的麦穗，等待收割。

金黄的麦穗都是从春天泛绿的麦苗逐渐长大而成。春天，碧绿的麦苗在春风里惬意地成长着，生机勃勃、长势喜人的绿色让人一下子想到了风吹麦浪的丰收。

酷暑时节，小麦的生长戛然而止，饱满的麦粒在麦穗里鼓胀得像是要跳出来似的，人类从这麦粒里，懂得了谁知盘中餐、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。

萌芽、抽穗、扬花、拔节、灌浆，小麦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每一个生命的成长之旅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一个环节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努力。

小麦看上去是平淡无奇的，然而，又有哪个人能够对小麦真的漠然无视呢？又有哪个人能够离开粮食呢？

平凡而又实用，朴素而又丰美。小麦的风姿和气息深深地融进了人类的血液里，成为人类一代又一代传承不息的精神力量，绵延不断。

稻麦丰盈，养育着大地，养育着大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。

有了稻麦，大地上的人才一代代繁衍生息，大地才年年岁岁生机勃勃。



□散 文

风 吹 向 晚

任随平

夏日向晚的时光如饮新茶，妙不可言。

妙不可言的是游走着的风。巷口的古槐下人们围坐一起，闲聊，聊走远了的春天，聊阡陌纵横的田畴间拔节抽穗灌浆的麦子，聊着聊着，冷不防从树上滴落几声鸟鸣，挤在人群中的孩童们不免抬起头，向着高树上望去，等了好久，不见了鸟影也不见了鸟声，于是便悻悻然转身向着别处跑去。女人们围拢成一圈，玩纸牌游戏，说笑声一浪高过一浪，间或里撩一撩垂下来的头发，复又低着头翻牌。风是从小巷转了个弯拐过来的，拐过弯的风推着热浪，跑起来的热浪挤进围坐着的人群，毕竟是流动着的风，人们还是感到了一阵一阵的凉意，有人仰起脖子，有人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又顺势坐了下来，继续着他们的话题。这时候，头顶的槐树叶簌簌地发着声响，像是摇响的风铃，窸窸窣窣，仿若动人的歌吟。远处的井台上有人下了吊钩在吊水。说到吊水，我喜欢曾经吱吱扭扭的轱辘，轱辘转起来的时候很是美妙。每日放学归来，我会第一时间提了水桶去井台打水，锁好挂钩，而后摇动轱辘，“吱扭——吱扭——吱扭”，这木质的声音是多么令人心情愉悦，就像小桥流水，就像风过松林，就像雪落静夜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谐，一切都是那么动人心旌。刚从水井里打上来的水清清凉凉，喝一口，令人整个肺腑生出沁人心脾的凉意。站在井台，望着静默的轱辘，这让我想起《轱辘女人和井》，也想起枣花曲折艰难的一生。后来我想，远去了的轱辘带走了我童年的念想，也带走了那些再也回

不去的时光。
回过神来，夏风正紧，一阵一阵的清凉拂过脸颊，钻进衣衫，灌进衣领，村巷安静下来了，安坐在向晚暮色里的人们兀自享受着清凉。
远山的轮廓清晰可见，摇动的柳树染了夕辉，像是丙烯颜料新画出来。
夕阳正在翻过远山，色彩鲜艳若画作，红若霞彩，粉若锦缎，低处的村庄浸没在夕辉里，黛瓦白墙，绿树摇曳，确是一幅上好的水墨写意画。有人已在灶间燃起柴火，烟囱中冒着草木香味的白烟，这烟绕着瓦脊徘徊，袅袅娜娜，像是快要走散了的样子，忽而起起了风，便跟着风绕过屋脊后的白杨树，向着村巷的方向旖旎而去。有人站起身，习惯地拍了拍身后的衣衫，说了句“该做晚饭了”，于是大家一起起身，逶迤归去。

其实，晚饭的时候，人们还是会将木桌搬出来，坐在屋檐下，或者临墙的花园边，听花开有声，听竹叶飒飒，这样的景致里，晚餐分外有味。晚饭之后，顺势靠着屋檐下的墙面纳凉，看对屋的瓦脊之上升起星星，望穹苍深处的蓝幕，孩童们靠在奶奶的怀抱里听古老的故事。掌灯时分，一灯如豆，晕黄的灯光斜斜从窗玻璃中逸散出来，落在竹叶间、花瓣上，疑惑爬上墙面的牵牛藤蔓里，浅色调的意境，有若泛黄的书籍封面。
悄然然，月亮升起来，挂在树梢，树梢晃动，月亮跟着晃动。
有人提壶烧水，在檐下沏茶，杯盏醒在杏木桌上，月色落进杯盏，养出一盏清凉的好茶渍。
茶还醒着，人已睡去。
枕风而眠。

□随 笔

灌 园 之 乐

路来森

灌园，一农事，亦一风雅事也。园，可植树，可种菜，亦可养花。

昔年，我的父亲曾经在乡下种过几年园，园是菜园，二亩许。俗语曰：“一亩园，十亩田。”极言种菜园之劳苦。其实，种菜园劳动强度并不大，但多为细致之活儿，劳动密度大，一刻也闲不得，故尔，也就相对累了。

灌园，通常在早晨。

灌园工具，是水车、毛驴、水车安装在水井口上，靠毛驴拉动水车，将水“车”出。毛驴一旦拉动起来，其行走，脚步均匀，哒哒哒……的声响，极有节奏感。在那样的晨展，清脆、响亮，日子，仿佛也格外明媚了。

井水，极其清澈，沿着浅窄的水道，缓缓流淌，流进每一块菜畦中。这个过程，我的父亲只是在更换菜畦时，改水道口而已，其它的时间，大多就是站在菜畦口，拄着一把铁锹，静静地站立着。他的眼睛，望着潺湲流动的溪水，望着

眼前的一畦畦青菜：韭菜、芹菜、黄瓜、芸豆、豆角……一切，都是绿油油的。

我从父亲的眼睛中，看到的是安详，是欣慰，是满足。

随着灌园面积的增大，菜园的温度也在增大，各种各样的蔬菜，灌溉之后，便散发出各自的清芬：水芹清新，韭菜微辛，茼蒿甜香……而整个菜园，则弥漫了一种共同的清新的味道。怎么说呢？清爽，透彻，是一种夏日早晨的明亮和妩媚。

再看看父亲的脸，越加明亮，越加安详，浅浅的喜悦，布满脸庞。

父亲，是读过几年书的，而且也一直喜欢读书，尽管所读，也只是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之类的小说。但我想，父亲是也一定明白“晴耕雨读”“亦耕亦读”的道理的，所以说，他虽然灌溉的是现实的菜园，但他的心中，我推测，一定也会有某种形而上意义的田园、灌园情结的。

是的，在中国，每一个读过书、识几

个字的人，都会有一种“灌园”情结的：一种是现实的、可拥有的；另一种，则是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的——在心灵上构建。

冯梦龙《醒世恒言》中，有《灌园叟晚逢仙女》一文，写的是灌园叟因爱花成痴，最终成仙的故事。成仙之事，我不感兴趣，我喜欢的是“灌园叟”三个字，喜欢的是灌园叟灌溉的是花园。灌园，风雅，灌溉花园，更是风雅之至矣。

人虽老，却得以灌溉一园繁花，何其幸福哉？

写过《小窗记》的明人陈继儒，在《花史题词》一文中，写自己家的居住环境：“吾家田舍，在十字水中。数重花外，设土剎、竹床及三教书。陈见道人外，皆无益也。独生负花癖，每当二分前后，日遣平头长须，移花种之。”

身处数重花的包围之中，是花园，是田园，更是家园。遗憾的是，陈继儒不曾躬行灌园，而只是让“平头长须（仆奴）”代为之，未免叫人遗憾。或许，陈继儒也并

非不为，只是没有写出自己的事情罢了。

好在，陈继儒对于灌园，特别是如“灌园叟”般浇灌花园，独有感悟，他说：“老于花中，可以长世；披荆畚砾，灌溉培植，皆有法度，可以经世；谢卿相灌园，又可以避世，可以玩世也。”

我向不喜欢古人为文，动辄“卫道论德”，可陈继儒这“灌园”卫道之思想，却独得我心。确实哉，灌园，可“避世”，可“玩世”；“避世”，好理解，“玩世”却也并非消极，“玩世”实就是在静观世情，不喜不忧，冷静旁观，更是一种回归自然，“局外人”的逍遥自在——这是一种“立身处世”的灌园心态。

在“玩世”的逍遥自在中，藉此灌园，灌溉自己的心灵福地，何其乐哉，何其乐哉。

灌园，可形而下，亦可形而上。形而下，是一种农事劳动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；形而上，则是一份生命的风雅，一种精神的高度。



油 画 月 牙 泉

曹野萍 作